



大家谈

当瘟疫来临时……

佳城真言

●佳木斯● 第九十八期 2009年11月12日

【明慧网】秋天到了，猪流感（甲型 H1N1 流感）来势汹汹，在全国迅速扩散，中共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副主任梁万年 9 月 11 日在记者会上说，到秋冬季节，中国可能会有数千万人感染，面临的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。目前疫情全面爆发，所有省市都发现了猪流感。

面对瘟疫，焦虑担心固然不可避免，但是，能够找到一个避免瘟疫的办法，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，历史上真实的故事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。

古罗马戴克里安皇帝为了有效地统治罗马帝国，要求所有罗马公民信奉同一信仰，基督徒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。基督教徒奉行“仁爱”，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，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。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、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，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。于是，当权者便下令摧毁教会，基督徒被迫在背弃信仰或者死亡之间作出选择。大量的基督教徒被活活烧死、绞死，扔进斗兽场被狮子咬死。

之后，古罗马帝国连续发生了四次可怕的瘟疫，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。伊瓦格瑞尔斯记载到：“在有些人身上，它是从头部开始的，眼睛充血、面部肿胀，继而是咽喉不适，再然后，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。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。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，脓水四溢，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。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。”在第一次瘟疫中，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，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。而第四次大瘟疫后，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。

伊瓦格瑞尔斯还写道：“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……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，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，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，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。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，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，但是，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，尽管如此折腾，他们依然如故”。

这种情况真值得我们深思。古人信奉“人命关天”，道德是决定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而对神的信仰，可以使人的道德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。可是，中共统治中国以来，大肆推行无神论，提倡“斗争”，短短几十年，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，迫害死百姓八千万人。在中国，有些人连“真、善、忍”都不敢认可，因为说一句“真、善、忍好”就会被中共关押毒打，酷刑折磨。是非善恶的标准，已经完全被中共扭曲。现在，瘟疫蔓延，中共却还在为所谓的“六十”而“维稳”，无视百姓的生命

处在危险之中。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，我们可要明辨是非啊，要知道，正直之人才会得到神佛的庇佑，善良的生命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。

请大家记住：真信“真善忍好，法轮大法好”，大难之中命能保！◇



法轮大法好



明白大法真相 结石自己掉下来了

【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八日】黑龙江省双城市某小区有一位名叫秀玲的妇女，

今年夏天，她的舌底下连接下牙膛处长了一个小包儿，上边还有个小白尖，有点疼，用手一捏还较硬，以为是长个火疔子，认为很快就会好，也没在意。可是过些日子，不但没好，还长大了许多，而且很硬，她对着镜子用针扎了几下，扎不动，心里慌了，这是长了个什么东西呀？赶快到医院口腔科去看。她前边看病的是一个老大爷，也是舌头底下长了个东西，确诊是癌，这下她更害怕了。轮到她看病了，大夫诊断是结石，让她过两、三天再去医院做手术。

秀玲心里七上八下的回了家，回家后她想起了炼法轮功的姐姐说过：诚心默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、善、忍好”就会得福报，逢凶化吉，消灾解难。她就一遍又一遍在心里默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、善、忍好”。

第二天吃晚饭时，她觉得咬碎了一个硬东西，一半已经咽进肚子里了，另一半连同嘴里的饭菜一块吐了出来，自己以为是牙掉了。她丈夫一看是个硬硬的乳黄色的芸豆大的结石，又一找还有半个，因为另一半已经咽到肚子里去了，整个过程没出一滴血，也不疼。她用纸包着两块结石给亲友们看，并讲了这个过程，大家都说：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！



退党(团、队)方法：

(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

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, 001-702-873-1734

退党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, 001-510-372-0176

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

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



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，到2009年11月9日已有超过6326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。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。

同胞，您退了吗？

佳木斯大学副教授说真话遭三年冤狱

【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八日】杨永萍，女，50岁，佳木斯大学化学与药学院副教授。因为修炼大法得以祛除重病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。因为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，于2002年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，关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。出狱后被单位非法开除工作，目前生计艰难。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我于95年4月走入大法修炼。修炼前我与所有常人一样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，苦苦的不知疲倦的上下求索，可不到40岁就身患重病，肺切除手术后身体极度虚弱，不能正常操持家务，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。睡觉时不能自由翻身，走路时不能挺胸昂首，只喘半口气。日日夜夜都生活在病痛的煎熬中。在此迷茫与彷徨之时，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炼功近百日，我对大法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，身心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与做家务了。一年后我对大法由感性认识升华到了理性认识，知晓了人生的真谛，默默的从本质上提高自己，是这种伟大而高尚的信仰力量让我的生命焕然一新，充满了活力。

直至1999年7月20日，迫害开始后，我不停地在当地和许多人讲真相，当时讲的最多的话题就是：吃药不吃药与法轮大法的关系问题，用现身说法证实炼法轮功能使人真正获得身心健康的道理，等等。

2000年4月一天下午4时许，大学

保卫处的王明和王宇辰来到我家说：“向阳分局找你谈话，马上去”。于是把我带到佳木斯向阳分局，一位姓于的警察和崔荣利（已遭报死亡）与我谈了几个小时后，于晚上九点多钟将我放回家。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炼不炼法轮功的问题。

2000年6月20日下午4时许，佳木斯大学保卫处王明又到我家，

将我带到了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。刘铁军和崔荣利与我谈话后将我非法拘留15天。事后佳木斯大学撤销了我的教研室主任之职并扣发了奖金。在2002年3月，佳木斯大学勒令停止我讲课。2002年4月11日晚上8点多钟，佳木斯大学保卫处的一名年轻人带领佳市向阳公安分局的郑宝信、魏伟、夏景怀四人（便装）一同闯入我家，非法搜查后要将我带走，就这样我被送入了佳木斯看守所，被行政拘留15天（有王姓局长的拘留票据）。参与此次迫害和暗中协助的还有佳市向阳分局的万连生、佳木斯大学的王明和韩志凌等人。2002年5月16日，郑宝信、魏巍全副武装，向我宣读所谓的“逮捕令”，并让我签字。我拒签并怒斥了他们。开庭前，佳市向阳法院给我一张可以请律师的通知单，我要请某律师时，佳市向阳检察院的汤某和张某俩人私下阻止不让律师参与此案。2002年6月3日，也就是开庭的前一天，向阳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铁民（公诉人），在与我谈话时我曾质问他：“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究竟咋的了？”他说：“你得罪江泽民了。”我说：“得罪江泽民就判有罪，这叫什么罪呀？”2002年6月4日，在佳木斯向阳区法院非法开庭。审判长韩伟新；审判员于学君、张海

燕；书记员纪忠。旁听席上还有十几个人（据说是公检法相关人员）。就这样三天后即6月7日，佳市向阳法院以所谓的“利用……实施罪”非法判我三年。同年9月4日将我关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

2002年9月4日11时许，我与边凤兰、孙丽彬、董林桂被强行押解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，因不认罪被恶警王亚力用杂志往脸上抽了十多下，后又罚蹲至下午6点多。之后我们每人再由两名恶警承包进行强制转化迫害，不服从者继续罚蹲或送小号上刑，全天洗脑、训练。

2003年2月开始强制奴工劳动，定任务，每天至少奴工劳动十四个小时。中共加大迫害，拨款女监开始盖新楼，将犯人弄到车间去吃住。当时我被迫害的那个监区是200多人住在一个200多平的车间里，每人只有一尺宽的床位和一块能站住脚的地方吃饭。睡觉时是脸挨脸、脸挨脚。当时正是“非典”高传染期。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5点30分出工奴役劳动，除了有限的十几分钟吃饭外，一般都是晚上10点多钟收工。我同当时的大队长杨华谈判时说：“在这种恶劣的非人居住的环境下，你们作为监区的领导不应再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了，犯人也是人啊，再者我们法轮功学员不是犯人，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

的。”她恼羞成怒将我送入小号关禁闭、戴背铐、钉地环，进行新的迫害。同一年里我们又进行了两次罢工、绝食抗议行动，恶警就对我们进行罚蹲。十二月份将我们拉出去冷冻，不让我穿棉衣，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多钟，一直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雪地里冻着，有同修还被按在雪堆上趴着，有的同修手都冻黑了，有的冻起了泡，肿了、烂

了，还有的冻晕倒了等等。如果站不住活动的恶警就让犯人打你。晚上回到监舍后继续罚坐小板凳至后半夜2点多钟。不服从的就送“小号”上刑或暴打。深夜罚坐时，困了闭上眼睛她们就用小细棍捅你眼皮或鼻孔，不让你睡着。还有将我们拉出去从早8点到下午4点多一直不停的跑步，停下来就打你，不让去厕所。当有上层领导人物来监狱检查时，就把我们藏在仓库里，怕喊冤。若有人喊冤时，上层领导也不予理睬，等领导人物走后，马上让犯人把喊冤的法轮功学员带到办公室暴打一顿。

由于我被非法判刑三年，当时我的孩子还不满十七周岁，在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之下，在漫长的三年没有母爱的呵护下，孩子患上了严重的肾病，后发展为尿毒症，至今已透析两年之久了，仅仅是维持生命而已。2005年4月我出狱后，佳木斯大学开除我的工作，我与校长、人事处长、610主任、纪检委书记、化学与药学院书记等作了近百次的讲真相，说道理的工作，最后同意我在校史馆做临时的保洁工作，每月七百元工资，入不敷出，生活举步维艰。目前我正在申诉中。

